



# 我在中国的岁月

—— 海伦·斯诺回忆录

MY  
CHINA YEARS



# 我在中国的岁月

——海伦·斯诺回忆录

安危 杜夏 译

## 我在中国的岁月

海伦·斯诺著

安危 杜夏译

责任编辑：刘力群

校订：陕西翻译事务所

\*

中国新闻出版社出版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解放军 7229 工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插图 8 张 字数：292,000

开本：第 1 版 1986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7363.082 定价：~~6.95元~~（平装）  
~~8.95元~~（精装）2.95元

## ACKNOWLEDGMENTS

My thanks to Mrs. Helen Foster Snow,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for her trust, special permission and support; to Niu Jianhua, my wife, for her valuable assistance, advice and cooperation; to Mr. Niu Yulin, my student, for his efforts in finalizing the details concerning editing, publication and printing; and also to Ms. Du Qimei who, in extra hours after her normal workday, helped make by hand a clear copy of the translation totalling about 1,000 pages. The present Chinese version of My China Years could not have been off the press so soon without the generous help of these people.

An Wei

## 致 谢

感谢本书作者海伦·福斯特·斯诺夫人的信任、特许和支持；感谢牛剑华同志的协助、参谋与合作；感谢牛玉林同志为安排编辑、出版、印刷等具体事宜所付出的努力；还要感谢杜其美同志业余加班，帮助清抄了近千页译稿。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我在中国的岁月》中文版，不可能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安 危

1985年岁末于美国

# 目 录

## 第一部分 上 海

1. 抵达上海 (1931) ..... (3)
2. 命里注定的咖啡馆相逢..... (9)  
    信件摘录 (1931年8月30日) ..... (23)
3. 驻外记者..... (28)  
    信件摘录 (1931年10月、11月) ..... (35)
4. 我经历的第一次战争..... (38)  
    信件摘录 (1932年冬) ..... (45)
5. 不像地球上别的地方..... (46)  
    信件摘录 (1932年春) ..... (54)
6. 上海思想..... (56)  
    信件摘录 (1932年夏) ..... (61)
7. 我同斯诺先生结婚的时候..... (63)

## 第二部分 北 京

8. 到达北京 (1933) ..... (79)
9. 北京四合院..... (84)
10. 北京的秘诀..... (90)
11. 泰亚尔·夏尔丹..... (97)
12. 吉诃德女士..... (106)
13. 艺术, 文学, 与革命..... (113)
14. 年终..... (124)

15. 中国的乡村生活·····	(133)
16. 法西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140)
17. 北戴河：黄海之滨的传教士·····	(148)
18. 狐狸塔附近的鬼屋·····	(157)
19. 一二·九学生运动（1935）·····	(164)
20. 行动·····	(174)
21. 詹姆斯·贝特兰—— 新西兰罗兹奖学金学者·····	(188)
22. 埃德加·斯诺去采访 《红星照耀中国》·····	(192)
23. 插曲·····	(199)
24. 我的第一次西北之行（1936）·····	(203)
25. 《红星照耀中国》—— 埃德加·斯诺归来（1936年10月）·····	(214)
26. 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	(223)
27. 圣诞节突变·····	(235)
28. 我们创办新杂志《民主》·····	(240)

### 第三部分 延安

29. 在红色中国内部—— 我的1937年延安之行·····	(253)
30. 西安·····	(256)
31. 定计·····	(264)
32. 死里逃生·····	(272)
33. 抵达红军前线·····	(282)
34. 有围墙的古城小屋·····	(285)
35. 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	(290)

36. 延安四个月……………(301)  
37. 旅途十日……………(309)  
38. 西安相会……………(317)

## 第四部分 工 合

39. 别了！北平……………(329)  
40. 工合：我们创办工业合作社……………(331)  
41. 香港……………(342)  
42. 播种芥籽的时候……………(347)  
43. 告别亚洲……………(359)  
    尾声……………(367)

中文本后记……………海伦·斯诺(371)

### 附录：海伦·斯诺在回忆

——《我在中国的岁月》读后……………肖乾(374)

## 照 片 目 录

1. 离美来华前夕的海伦·福斯特小姐 (1931)
2. 海伦参观杭州笑佛 (1931年)
3. 斯诺送给海伦的第一张照片, 上面签着:  
“赠佩格, 配角埃德”
4. “顶好!”
5. 梅阿妈按摩
6. 结婚前夕 (1932年12月)
7. 在蜜月旅途中
8. 在北京古城墙天文台的星盘旁 (泰亚尔·夏尔丹用海伦的照像机拍摄)
9. “管家”沈怡悲
10. 斯诺夫妇同爱犬戈壁在海淀住宅
11. 埃德加·斯诺与埃文斯·卡尔森
12. 同访问作家赛珍珠在一起
13. 家僮老陈和戈壁在北京盔甲厂十三号
14. 张兆麟
15. 大卫·俞在延安
16. 黄华和陈翰伯
17. 同吉姆·贝特兰在北戴河海滨
18. 蒋介石委员长与张学良少帅
19. 云阳镇群众大会 (1937年5月1日)
20. 肯姆普顿·菲奇觐见红军哨兵的军帽
21. 毛泽东、朱德、史沫特莱在延安 (1937)
22. 同朱德将军在一起 (1937年, 延安)
23. 一九七二年在北京见到朱德, 站在后面的是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龚普生
24. 同朱德的妻子康克清在延安 (1937)



25. 红军士兵打乒乓
26. “统战”的旗帜
27. 作者在国民党写的一幅大标语前与东北军士兵交谈——他们的行动同标语号召的恰好相反（1937年，延安）
28. 林伯渠、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在统战谈判期间（1937年，延安）
29. 警卫员郭慎华在延安至西安的旅途中
30. 筋疲力尽抵青岛（1937年10月）
31. 筋疲力尽抵青岛（1937年10月）
32. 路易·艾黎
33. 纺纱合作社
34.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宋氏三姐妹在重庆
35. 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为海伦饯行（1940年12月，上海）
36. 因为这张照片“看上去像琼·贝内特”，好莱坞的摄影师戴弗就把它陈列在橱窗里。
37. 与黄华重逢于纽约（1977年）
38. 四十多年后，作者终于在华盛顿把毛泽东的信交给邓小平（1979年）
39. 在保安（1978年）

# 第一部分 上 海



# 第一章

## 抵达上海 (1931)

“林肯总统号”汽轮轻快地浮上水面，行驶在污浊的黄浦江上。站在甲板上的二十一名美国青年，迫不及待地探出身子，想瞥一眼上海的外滩——黄浦江岸。同船的男子们，穿着热带单调的白色服装。一位安纳波里斯籍的海军中尉，提着我的高尔夫球袋；一位弗吉尼亚籍的骑士（很古板），拎着我的网球拍。

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离家已三个星期，行程五千零六十五英里。我原计划最多呆一年，可是直到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我才离开了亚洲，庆幸的是在珍珠港事件的前一年逃了出来。

我们之中没有一个是游客。准备到马尼拉去的十二名乘客，全是美国陆军或海军的现役军人，大多数是已婚伉俪。根据合同到英美烟草公司去的六名“见习生”，要去一个叫做二十里铺的地方，有一点儿恐慌不安。在上海下船的有两名妇女，我就是其中一个。帕特·墨菲的丈夫，在长江巡逻队一艘炮舰上当中尉，要沿江上溯。我和她盘算着，准备在旅馆合住一套房间。

旅客名单中，没有一个人到过东方，我是唯一的“中国通”。赛珍珠写的《大地》一书刚出版，我不是读过了么？而且我还在读 E·T·威廉斯写的《中国的昨天与今日》。在家时，我曾经读过约翰·本杰明·鲍威尔写的报道。那份打字稿，还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通借给我的。报道叙述了一九二三年鲍威尔被匪徒绑架的始末。同时被绑架的有二十多人，其中有几名美国妇女。我把 E·卡恩著作的《中国通货》一书带到船上，曾试图把这部巨

著弄通，结果没有成功。我的主要工作，是在美国总领事馆当文书。除此而外，我在上海列入计划的职业之一，是向国内那个被粗野地称为“白银集团”的组织，报道以白银取代黄金作为通货本位的优越性。

一九二九年，随着华尔街的崩溃，黄金交易剧增，白银贬值，几乎毁掉了美国的白银开采业。旅居中国的外国侨民，由于汇率有利，用很少的费用过着华贵的生活。我曾任白银集团的先锋——美国采矿会议的助理秘书，薪金优厚，积蓄不少，因而才有可能出国旅行，从事写作。我通过了外交文职服务人员的考试，寻求一个在国外工作的外交职务，好给我的西班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派上用场。我唯一的靠山是白银集团。白银集团的参议员里德·斯穆特以及我父亲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些校友，像当时的赫伯特·胡佛总统，认识一些老资格的中国通，或者他们本人就是中国通——承蒙他们的好意，我才到达了 this 白银的国土。

我排到第三位的职业，也同经济形势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国内，大萧条已临渊底，由西雅图起航的美国邮轮公司，因缺乏游客而濒于破产。由于这一缘故，我在以西雅图为基地的斯克里普斯——坎菲尔德报业联合会谋到了一个职业——但是所写文章，必须是旨在振兴死去的旅游业，向“有魅力的金色东方”发展。

当我们进入世界上第五位最繁忙的港口时，我们的生活水平即将提高许多倍。我们拿一个美元当四、五个中国银元使用，在上海加入了3,808名美国人的队伍（在全中国的总数为7,000人），全都过着豪华的生活，而世界上的其他人，却“被钉上了黄金做的十字架”。我感到自信，我渴望学习，然而，我却不得不最终放弃通晓通货这一复杂事物的试图。（有一种观点认为，大萧条主要是由金本位制引起的，我从来就没有完全接受这样的意见。）

外国占有的上海外滩，再也不会象一九三二年日本袭击该市华埠前那五个月一样，放射着欣欣向荣的光彩了。当时，英籍阿

拉伯人萨松一家，把他们的资本转移到上海，在外滩建造了最高的楼房，当时刚刚竣工。这就是华懋饭店。大商号的代办们挥金如土，在那儿租用房间，互相酒席招待，乞求发展旅游业。

时值黄浦港的全盛时期，军舰和商船，威严地停泊在风帆如蝙蝠翅膀似的小船与摇摆不定的无帆舢板中间。英国的船旗压倒一切，日本和美国的船旗在激动的冷静之中，恭敬地扬旗致意。当林肯总统号汽船驶过时，我们向所有的船只挥手致意。甚至连面孔阴沉、喜爱整洁的日本人，也挥手致谢，虽然他们似乎总是留出一只手，在甲板上凉晒洗过的衣物。

沿着数英里长的码头和货栈，几乎全部货物都是用人力搬运的，而且所有的劳工都是华人。当时或者以后，除了极少数非竞争和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外，非华人一概不得抢走华人的活路。

（没有一个传教士从任何华人那儿拿走一文铜板，所有传教人员的工资和花销，都由国内付给，否则决不准他们在中国待下去。）外滩是由青红帮控制着，没有人敢惹他们，连日本人也是如此。

十九世纪上半叶，美国人在一个时期内，主要通过一九一八年成立的康涅狄格州拉塞尔公司，支配着东方的贸易。沿上海外滩库区一带，他们用红砖建造的库房古香古色，宛若一座座堡垒，巍然竖立，延伸至好几条街坊。美国传统的一部分，甚至更为久远：驶到中国的第一艘美国轮船，是一七八四年乔治·华盛顿生日的那一天起航的。

在林肯总统号汽轮上，我们感到自己是这一古老传统的一部分。我站在船首，象一只插在古代帆船上的木偶那样面对着未来，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满腹壮志的劲头。来到中国，对我是一件头等大事，我要尽量利用这个机会，不浪费一分钟时间。汽轮刚一靠上码头，我的一只脚就跨上栏杆，准备下船，踏上中国的土地。

为了“面子”，外国人必须乘坐头等舱旅行。我们事先得到了这样的警告，并为我们的头等舱船票付出了五百美金。然而，不住费用昂贵的新店华懋，而去古老的礼查饭店，却符合美国的传统。礼查原由一位美国船长和船上的木工们所建，一度曾是东方最好的旅馆。我说服了我们一行人，集体在那儿登记住宿。

我是怎样得知礼查饭店呢？这儿原是新闻界一个王朝的活动中心，其王权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三个漂洋过海的人物米勒德——鲍威尔——斯诺先后继任。我带着父亲斯坦福大学校友们写给托马斯·F·米勒德的介绍信，他是东方报界所有人的老前辈，自一九〇〇年到达后，一直住在那儿，为《纽约先驱报》报导义和拳起义。我还带着父亲的校友们写给米勒德的门徒约翰·本杰明·鲍威尔的介绍信，此人受米勒德派遣，自一九一七年就在上海安营扎寨，协助创办《密勒氏评论报》，后来成为在远东最有影响的美国报刊。（我当时被立即接受为该刊图书评论员——我的第四职业，后来任该刊驻北平记者。）

我没给他们的门徒埃德加·斯诺带信。他一九二八年来到礼查饭店，时年二十二岁，担任了该刊的助理编辑。然而，我带着一个标着他名字的文件夹，里面装满着他写的文章，其中包括我从《纽约先驱论坛杂志》上剪下来的几篇。我在美国采矿会议的责任之一，就是从那家报刊上剪辑永久性资料。当我手拿剪刀，坐到我的办公桌前的时候，我曾经就想：我为什么不能出外旅行，写作那样的文章呢？我甚至想入非非（我糊涂到何等地步！），认为主张女权主义的报馆老板奥格登·里德以及主张女权主义的编辑威廉·布朗·梅洛尼夫人，对一个妇女写的文章，可能比对埃德加·斯诺的文章更为重视。

礼查饭店距着陆的码头近在咫尺，可是有人劝我们还得搭乘黄包车。我们以为有暴民要袭击我们——原来他们是争生意的车夫们——于是，我们只好在成群结队的乞丐之中挤出一条路来。

他们衣服褴褛，肮脏不堪，患着各种各样的疾病。前来接船的美国邮政汽船公司的代理人，从他乘的黄包车上站起来向我们挥手。“中国现在没有人敢伤害外国人，”他喊道，“只是看起来有危险，不要理他们。”

在礼查饭店的前面，二十多辆黄包车停在了这条狭窄的街道两旁。我们下了车。象所有的新来者那样，交付了坑死人的赎金般的小费，为能被安置在一个安全港而感到高兴。我们住在黄浦江湾的礼查饭店，对面的堤岸上，有一座巨大的堡垒似的古式建筑，窗棂装饰异常华丽。当我的车夫让我从笨重的车门里下来的时候，面对那荒凉空漠的地方，我真有点儿不寒而栗。

“这座鬼楼作什么用啊？”我真想知道一下。

“那是老沙皇的领事馆，”有人告诉我。“我们三年前在这里交过一次火。”很显然，苏联领事曾把他的全体人员圈在房子里，而一百五十名身着沙俄军装的前哥萨克官员，企图占领这幢办公楼，他们想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白俄流亡政府。警方并没有干涉，可是苏联人从门里开了火，哥萨克们就齐步走了。这可能是俄国内战的最后一仗。一九二七年，苏联驻广州领馆的一些人，被中国的国民党人杀害，外交关系当然断绝了。（我一九七三年重访上海的时候，已经离开了三十多年，我发现美国和苏联建造的大楼看起来更加古老，但不显得更明智。那家旅馆，被用于接待观光的华侨，而领事馆却用木板堵了起来。这两个国家在上海都没有领事馆，苏联人还虎视眈眈，在中国北方边境陈兵百万。）

我们在礼查饭店的门厅里登记住宿，并没有等待多久。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身穿白衣的茶房，笑容可掬，殷勤周到，把我们陪送到各自的房间。他们在走廊里派人值班，机警地留心着我们每一条微小的愿望。

从堤岸乘了一小会儿黄包车，就把我们大家从这个苦力价廉的异国老百姓的行列，一下子提高到了达官贵人的社会地位，变



成了前额印着美元符号的贵族。

我发现通商口岸奥秘的那个时刻，至今还记忆犹新。我站在我住的那间高大的房子（每天房膳费约二美元）中央，一股潮湿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幅灰色的蚊帐，把一张巨大的维多利亚四柱围床，严严实实地罩了起来。接着，我好不容易地拉开了几个用红木或者柚木做成的沉重的桌斗，里面用的是樟木或者檀木装板，有些还是桂木。这些木料的香气，同发霉的空气混合在一起。无论何时，我现在只要一碰到那种气味，就回想起东方。我原来的一些纸张和旧手稿，迄今带有在檀木家具里放过的那种气味。

当我阅读《安娜与暹罗国王》的时候，我因怀乡思归而哭泣，点燃了一些檀香。安娜·利奥诺温斯比我早五十年到东方做事，可是她对喜剧的重视和对文化的震惊，同我却完全一致。当我点燃着檀香，写作这部书稿的时候，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对于那位天真的、二十三岁的美国姑娘来说，礼查饭店房间里那些似乎至关重要的事情，现在似乎已经变为一出音乐喜剧中的情节了。